

普氏野马的“超级奶爸”

文/本报记者 李卓 图/本报记者 王晓博 怀特乌勒斯

夏末秋初,呼和浩特境内的大青山深处草木繁茂,溪流潺潺,普氏野马三五成群地于林间草地畅快驰骋、自由漫步。一匹母马驻足在半山腰悠悠地嚼着野草,一匹小马俯在它肚皮上静静吮吸着乳汁。

“那是359和它的‘姑娘’,小家伙儿已经2岁了。”听了普氏野马观察员王俊恒的介绍,记者恍然大悟,2024年5月,我们曾见过这匹编号为准噶尔359号的普氏野马,彼时它已怀有身孕。时光匆匆,它的孩子飞速成长,而它和同伴们也在大青山“安家”快5年了。

普氏野马,世界上现存的唯一野生马种,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,拥有6000万年的进化史,被誉为“荒漠活化石”。

2021年9月至10月,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

会,分两批将来自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的12匹普氏野马野化放归至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这是内蒙古历史上首次实施普氏野马种群扩散与扩大放归试验,也是普氏野马首次从新疆跨省迁入内蒙古重建种群。

从前期去新疆考察学习,到普氏野马野化放归大青山,再到一匹匹小马驹诞生,5年来,63岁的王俊恒见证参与了整个过程。当了数十年护林员的他,在距离退休还有两年时,承担起观测守护普氏野马的责任。退休后,他选择继续照料这些深山里的野马,从山脚下的家到古路板管理站什字沟片区的野马基地,车程近1小时的崎岖山路,王俊恒走了无数次。

每次王俊恒一来,准噶尔370号都会第一时间凑过来“套近乎”,始终黏在他身边。准噶尔370号是准噶尔359号的“丈夫”,刚到大青山时,它与其他野马的打斗中受了伤,尾根部被咬出了血。“那时候,我每次来都会给370抹药,关心它的状态。随着伤口痊愈,它和我也渐渐熟络起来。可惜的是几年过去了,受伤

的地方还是没有长起毛来。”王俊恒一边回忆一边慈爱地轻抚马背。

以前从来没养过马的王俊恒,从一开始不太敢接近野马,历练成了最懂这些野马的人。每匹马的性别年龄、外形特征、脾气秉性、健康状况……他们门儿清,打老远儿一看就能分辨出每匹马的特质。

人迹罕至、信号全无的大青山深处,王俊恒和刘满元、刘素元两位护林员每天观察记录野马们的状态,巡查周边环境。“刚开始接手这项工作时心理压力很大,随着它们能够自然繁育生存,感觉轻松了不少。”王俊恒表示。

2022年8月,准噶尔358号产下一匹小马驹,这也是第一诞生在大青山的普氏野马。遗憾的是,小马驹先天体弱,来到这个世界仅4天就夭折了,这成了王俊恒心底抹不去的痛。不久后,又一匹小马驹诞生并成功存活了下来,这标志着普氏野马在大青山渡过了繁殖成活关。

几年来,在王俊恒等工作人员的默默守护下,普氏野马陆续“添丁进口”。前段时间,又有几匹小野马陆续诞生了。截至8月上旬,生活在这里的普氏野马数量已达到21匹。如今,从新疆远道而来的普氏野马及其后代,已完全适应内蒙古高原的山地草原环境,其行为节律和繁殖习性已与本地物候深度融合。

“大青山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,不仅普氏野

马喜欢这里,梅花鹿、狍子、獾子、狐狸等很多野生动物也时常出没。”王俊恒颇为得意地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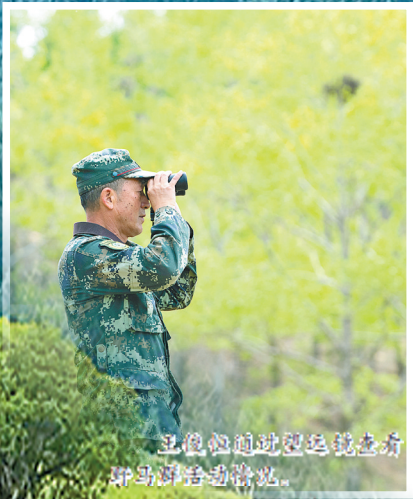
20世纪70年代,我国宣布国内普氏野马野外绝迹。1985年,我国启动实施“野马返乡”计划,从国外分批次引回普氏野马,并在新疆和甘肃建立繁育基地。历经40余载接力守护,普氏野马已成功在新疆、甘肃、内蒙古、宁夏等地繁衍生息和野化放归,截至2025年底,我国普氏野马种群稳步增加,数量接近1000匹。

在家里,王俊恒养了两只鹦鹉,他的小孙子给鹦鹉分别起名为乔治和佩奇,乔治喜欢唱,“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”。或许,对栖居在大青山的普氏野马而言,遇见王俊恒是幸福的;于王俊恒而言,能够守护着普氏野马也是一种幸福。

从12匹到21匹,普氏野马数量的增长,是对王俊恒等保护者们五年如一日寂寞坚守的深情回响。一部跨越6000万年的进化史诗,于大青山深处沉稳落笔,续写新的篇章。惟愿这片热土,永远是野马们自由美好的家园。



更多精彩 扫一扫



王俊恒通过望远镜观察普氏野马活动情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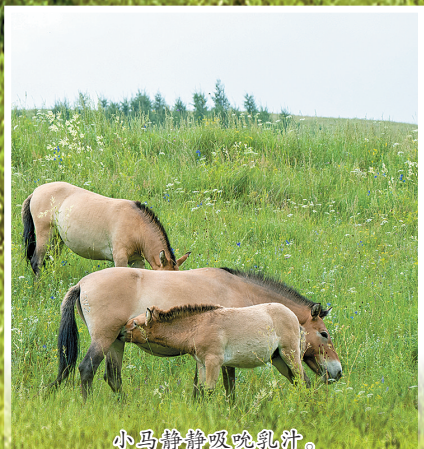
王俊恒(左)与刘满元(右)在野外考察。



王俊恒细心照料野马。



依然守护。



小马静静吮吸乳汁。



从不敢接近野马的王俊恒,从一开始不太敢接近野马,历练成了最懂这些野马的人。

野马群在山中漫步。